



十九世紀末
期，列強間勾
心鬥角，罔顧
國際道義，各
自劃分勢力範
圍，以中國為

瓜分對象。

英國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，是一位典型的殖民主義者，內閣要員貝爾福，是張伯倫的有力支持者。他後來從首相梳利士巴利勳爵的兼職中，取得外交大臣的權位；因此，倫敦與香港之間，建成了一條張伯倫、貝爾福、羅便臣的殖民主義的強硬路線。而當時任首相的梳利士巴利勳爵，被視為保守派，未能保持英國在中國的既得利益，強硬路線成為英國對外政策的主導。

一八九四年十一月
中旬，香港總督羅便臣又向倫敦殖民地部發出第二份電文，重申「展拓香港界址」的建議。電文還夾附海軍和軍事委員會主席柏加少將的一份備忘錄，以及遮打代表立法局非官守議員的一封信件，都在強調行政上和防衛上展拓香港界址的需要。

電文在語氣中暗示警惕。由於張伯倫和貝爾福在內閣中聲相應，氣相求，來自香港的展拓領土建議，自然同意來電所說：「中國資源豐富，潛力巨大，不會長期安於現狀。日本對華戰爭將激發全民奮鬥，五十年後的中國，再不是（吳下阿蒙）。」

「吳下阿蒙」這個典故，出自「三國志吳志」。係從英文語意中譯引這個中文典故。當年孫權曾勉勵呂蒙勤力讀書，曉以大義，呂蒙接受勸告，篤志不懈，其所鑒見，舊儒不勝。後來魯肅上代周瑜，知道呂蒙不但有武略，而且具文才，於是拊着呂蒙的背說：「大弟非復吳下阿蒙。」

羅便臣這個引喻，是在提醒倫敦當局，中國人有優良的歷史文化傳統精神，始終有一天會發憤圖強起來。

列強環繞對中國奪取利益問題，各出陰謀，各施詭計，有時發生利益衝突，有時又互相勾結。

租借新界的國際背景

——百年新界話滄桑

百一十英里，同屬重要港口，因此考慮到「展拓香港界址」問題，必須趁這個機會提出。三月十七日，英國駐華公使寶納樂，密電殖民地部大臣張伯倫，報告法國已向總理衙門提出要求，將雲南、貴州、廣東、廣西等省，劃為法國勢力範圍。國際情勢發生急劇變化，梳利士巴利首相，也要順應強硬派的路線走向，於三月二十八日向總理衙門提出「展拓香港界址」要求。

一八九八年三月二十二日，英國駐華公使寶納樂接到指令，告知總理衙門，中國不應該租借旅順給俄國，但不反對租借大連給俄國作為商港。英國政府在日本撤出威海衛後不會佔領它，但不能將它割讓或租借給歐洲另一個國家。五月二十四日英國佔領威海衛，七月一日改佔領為租借。

日本取得中國保證，不將福建省讓與或租借給其他國家。中國全國郵政由法國管理，中國海關由英國人羅拔·赫德出任。

一八九六年六月，俄國取得在中國東北借地築路（中東鐵路）和戰時俄艦可開入中國各海港的特權。一八九八年三月，俄國強迫簽訂（旅大租地條約），將旅順口、大連灣及附近水域租給俄國，為期二十五年。

一八九七年十一月，德國藉口兩名傳教士在山東鉅野被殺害，派軍艦強佔膠州灣，翌年三月，改強佔為租借，為期九十九年。

德國強租膠州灣是德、俄合謀，俄國原想將德國勢力從歐洲和中近東引向遠東；法國租借廣州灣，背後獲得俄國支持；日本取得中國保證，不將福建省讓與或租借給其他國家。當德國佔領膠州灣，俄國佔領旅大的時候，羅便臣就急不及待，第二次上電文給張伯倫，堅決主張「展拓香港界址」。

英國租借新界的國際背景，在中國發生的每一項侵略行為，都是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，新界掌故，給我們很大的歷史教訓。

一八九八年三月七日，法國向北京總理衙門提出租借廣州灣的要求，背後獲得俄國支持。英國以香港為遠東活動基地，廣州灣與香港兩地相距二